

## 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繪芳錄 第三十六回 附薦蘿韓娃得所 拘禮法祝老卻婚

卻說陳仁壽自入了泮，即至小儒任所奮志讀書，又有甘誓課藝甚嚴，文學大進。今秋適逢賓興之年，小儒早早打發他赴杭鄉試。到了場期，陳仁壽平日揣摩純熟，不假思索一揮而就。三場文字，主司大為賞識，榜發高中了第五名經魁。報到南京，小儒歡喜非常。陳仁壽謁見房師，回家祭祖，諸事已畢，又到藩司衙門見了王蘭，即起身回轉南京。先與小儒、方夫人請安，隨後又叩謝甘誓教誨之恩。小儒道：「吾弟今秋高捷，令人欣羨，始遂了愚兄注念一場；但願指日春闈，連翩直上，方不愧我陳氏書香繼起有人。吾弟正年富力強之時，從茲當勉益加勉，切勿自恃一第墮廢半途，即幸甚矣。」陳仁壽唯唯受訓退出，命人發了行李上岸，在衙內住下。暇時仍呈藝就甘誓訓誨，專候交了冬令，起程入京。

這日，小儒正在內書房與甘誓、陳仁壽閒話，見門上送進一封信來，拆開細看，原來是雲從龍由蘇州寄來的。前面敘了數行別後寒溫，人後即說到日前過南京時，已與小鳳約定，一至蘇州即來接彼。「但我處未便差人迎娶，可請轉飭尊紀雙福暗暗知照芳君一聲，並著雙福親送來蘇，庶可免外人知覺。猶有請者，芳君婢子玉梅，為人聰慧端莊固不待譽，其先世本係舊族，因玉梅幼失怙恃，流落青衣。所幸白壁堅操，葳蕤自守，弟不忍其湮沒風塵，意在認作寄女，擇適快婿。聞令弟介臣孝廉尚未授室，若論才貌正堪匹耦，若論門楣則伊先世亦可追溯。小弟欲令玉梅奉侍介臣，諒仁兄素稱通脫，必不泥於俗見，目弟為冒昧從事。未免以令弟作婿，妄自尊大處，尚祈恕罪不恭，如蒙金諾，專盼命下」。

小儒看畢，大笑道：「在田所言正合我心，彼猶恐我以門第高下見卻，尚非真知我者。」即將來信遞與甘誓道：「我正籌畫介臣姻事，必得一佳耦始不辱沒。玉梅我是見過的，我亦料定此女斷非終老風塵。玉梅本姓韓，昭陽人氏，其父曾入膠庠，書香世族歷歷可考。惜其父早死母亦繼歿，無所倚賴，方賣與蔣家為孀，故舉止猶不失大家風範。何能因此日淪落，即卑鄙其人。況又得在田認作寄女，為我弟婦更名正言順了。未卜又盤先生以為然否？」甘誓看了信道：「妙極，妙極！若說此女我亦見過，真不愧為介臣之婦。既然其父是名教中人，更復何疑！」陳仁壽見小儒與甘誓皆稱贊不絕，自己也沒有不願意〔的〕。

小儒又取信回後與方夫人商議，方夫人亦深以為然。小儒同雙福到蔣家，說知從龍來意，並囑小鳳早為收拾。即著雙福同了幾名老成僕婦，封了一號大船，送小鳳往蘇。又寫了回信寄與從龍，書中備說：「極承雅愛，為舍弟作伐，得配玉梅。弟亦久有此念，惟恐芳君不許，徒托空談。今仁兄專主撮合其間，想芳君亦無間言，謹遵來命，即以回書一言為定，統俟舍弟春闈後再行送聘。」雙福取了回信，來至小鳳家，說明次日起程，先將行裝等件發往船內。

小鳳與小憐雖屬異姓，情逾骨肉。此日一旦分離，萬難割捨，整整敘說了一夜。早間，去辭別慧珠與王氏、二娘。慧珠見小鳳又得了歸著，想到自家身上，不禁一陣淒然淚下。同著小憐直送小鳳至門外，復彼此叮囑一番，小鳳方上轎而去。雙福坐馬隨著轎子，出城上船。早有小儒撥來的僕婦接進艙內，雙福即叫開船，向蘇州進發。在路耽擱非止一日，且自不提。

單說小儒自打發雙福送小鳳起程，又算了卻一樁朋友首尾。惟記念伯青何日方回，回時怎生去與祝公說項，使彼無辭可諉，固不負伯青畹秀兩人素願，又不落者香等笑話。這日，正逢衙參之期，藩司來見，說到已聞江中堂明日可抵碼頭，奉旨到處文武由司道以下者，須出郭迎送。今屆本城，司裡亦當往迎。「大人與江中堂也係世交，還是親往，或委員前去？」小儒聽了大喜道：「江中堂既已回來，伯青必然同至。」即委了兩名員弁，隨著藩司去接。

次日，果然江丙謙的座船抵泊水西門外，滿城文武各官由藩司以次皆出城親迎；只有將軍與制台兩處委員前來。江公為人向來謙和，待下有禮，況又是父母之邦，無論大小官員皆親見稱謝，悉以本省父母官之禮接待。當又差人持了名帖赴將軍、制台衙門道謝。午後方坐轎入城，伯青親送江公回府。江老夫人得信，帶著媳婦出迎，伯青叩見了舅娘，又與瓊珍小姐問好，略坐片刻，即辭別回家。

到了自己府前，早有祝安率領內外家丁排班伺候，連兒下騎扶著轎子至二門外，梅仙亦接了出來。伯青下轎，先與梅仙問了安好，始入內叩見父母。祝公夫婦見兒子姿容如故，自是歡喜。大概問一問京中各老友近況，又問江公一路平安？伯青侍立應答。祝公即命他回房少歇，伯青退出。進房與素馨小姐見禮，少年夫妻久別乍見，自然另有一番難以言語形容的情況。伯青換了便服，祝公又賜下一席酒來，並吩咐伯青遠歸勞乏，不用來請晚安，早些歇息。伯青站著一一應諾。使婢上來調開桌椅，夫妻對坐小酌。席間，彼此各道別後衷曲。伯青不敢多飲，二鼓即命撤了殘席。少坐片刻，使婢服侍夫妻歸寢。

次早，伯青至各處親友家拜會，隨後方至總督衙門。小儒接進，各敘契闊。小儒道：「我輩至好諸友皆沐簡放，我正拭目以望賢弟，孰意賢弟競甘自退衡茅，俺然世外，娛奉老親，以樂林泉，真非我等世俗之見所能料及。」伯青笑道：「小弟自知才拙，不堪治世，幸能愚而安愚，作退避之計，豈可與諸君雄才火略相頡頏哉！而諸君中惟吾兄尤擅一時；由令守擢擁旌旄，將來竹帛永垂定可跂待，我等望塵不及，奚止萬倍。」小儒大笑道：「伯青亦來謬獎我了。愚兄不過上荷國恩不棄菲材，下叨諸兄福庇，自末秩以寄專閫，均幸無隕越耳。」

小儒又細問京中近來情形，方說到從龍日前已接了小鳳至蘇。伯青點首道：「從龍，芳君亦得其所，惟畹秀，愛卿他兩人……」說到此處頓然縮住，臉上現出淒然不悅之色。小儒忙用別話支開，即說到劉蘊家事，目下落花流水一敗塗地。「我雖淪令上江兩縣安排過他，無如終日癡狂顛倒，饑寒不時，想亦難久於人世」。伯青長吁道：「古語云：種瓜得瓜，種豆得豆。劉先達為相之時，一味傾陷同僚，暗刃傷人。劉蘊又專於倚勢害民，荒淫無度。此等人家沒有惡報，倒不見上蒼有福善禍淫之意了。《太甲》曰：『天作孽猶可違，自作孽不可活。』若劉蘊乃自作孽者，彼亦廣置姬妾，惜皆不育，眼見得宗桃又斬。我輩觀此，可以知所戒懼。」小儒亦歎啟，稱足，又留伯青吃了飯，方告辭回來。擇日祭祖掃墓，接著眾親友紛紛請酒，鬧了十數日方止。

這日，伯青無事帶了連兒坐馬向桃葉渡來，一路見桃李陰濃，木皆成拱。回憶已離此三載有餘，情遷境易，不知畹秀可容顏如故否？對景增悲，又惆悵了一回。已至聶家門首，連兒先進了竹籬去叩紅門，裡面王氏答應開門。見是連兒，喜道：「連二爺，你家少爺回來了麼？」連兒道：「回來了，快告訴你家大姑娘，說我家少爺來看他的。」王氏即央連兒請祝少爺進來坐罷。自己忙忙的回身，喊了進去道：「女兒，祝少老爺來了。」

慧珠自小鳳去後，越發沒精沒神，終日思睡。想到「芳君，翠鸞等人皆有著實去處，即妹子洛珠前番妾不和，幸得他機變百出，而今也相安了。惟有我自家終身，雖說是伯青的人，究竟未過明路，又聞他父親為人古執，怕的其中好事多磨，猶生變故。倘祝老不允，伯青定不敢私自娶我，豈非仍是一場空望。將來這身子又屬誰人，若叫我另行他適，我身可死而心不可改。可怪連日心神倍覺恍惚，莫非我與伯青終不可諧，預先有此兆頭麼？雖小憐妹子時來陪我談說，他也因芳君去後，常常想念，真乃愁人相處，分外愁多。計算時日伯青亦該回來，他一至家內定然即來看我，難道路間又有什麼阻滯麼？」思前想後如醉如癡，又一陣心酸，落下幾點淚來。

忽見王氏笑嘻嘻的跑進來道：「姑娘不必煩悶，祝少老爺來了。現在堂前坐著，你快點出去罷。我要給個信趙姑娘去。」慧珠聞說，又驚又喜，倦洋洋立起身來，反覺懶得出外，真成相見時難別亦難。回頭叫使婢開了鏡奩，略整一整鬢，即是隨身衣服，帶了兩名使婢轉過耳門，遙見伯青背著手在堂前踱來步去。慧珠不見猶可，見了面不解那眼淚竟滔滔的下來，忙用手帕拭了，搶步走出。

伯青見了慧珠忙迎上來，笑吟吟道：「畹秀好！」慧珠亦回問了好，各自入座。伯青細看慧珠，數年不見分外楚楚風神。那一種病心西子的形容，令人可憐可愛，又見他眼眶微紅，是才哭的一般。伯青知道他平昔善愁善哭，倒覺見慣的，不火介意。慧珠

道：「你何日回來的？在田，者香他們一千人聞說與你同日出京，因何他們去了多時，你方到家？沿途又有什麼耽擱的？」伯青遂說：「江公在路逗留，所以回來得遲。在田他們有君命在身，不能久待，是專程赴任的，故而來的愈速。就是我到南京已半月有餘，因祭祖拜掃，各親友請酒，直至今日方算清閒，不然早該來看你。」

說話間，小憐已從外面笑著進來道：「大姐夫回來了，怎麼忍心一去三四個年頭，不聞不問，撇得畹姐姐朝思暮想，也不知求了多少籤，問了多少卦？好容易盼到你今日回來。卻也難怪他焦愁，如今柔雲芳君兩位姐姐都各有各的好去處，只有我與畹姐姐似只沒腳蟹，行走不動。」這句話小憐自知說冒失了，不由得滿面緋紅，訕訕的在慧珠肩畔坐下，問道：「姐姐怎生到這時候還未梳洗？」伯青笑著讓坐，見小憐更外出脫得美人相似。

慧珠聞小憐取笑，用手在他肩頭擰了一下，罵道：「小鬼頭，你也學著別人打趣我。你見我在何處求籤問卦的？又什麼姐夫不姐夫，偏信口的混說，也有你說了跌下來的時候，真正報應不爽。你有江子騫呢，愁什麼沒腳蟹一般，不日即是一位簇新道台夫人了。」小憐扭過頭道：「罷喲！見我說出你心病來，不好意思，即將這些扯搭不上的話來取笑我。爾為爾我為我，江子騫與我什麼相干？」伯青大笑道：「好好！你姊妹們見了面即互相嘲謔，卻也有趣。不是我袒護畹秀，他的口角本鈍，除了柔雲就推愛卿善言語了。我只恐你們說得太過要變臉。」慧珠笑道：「我不怕他變臉，果然認真，我偏要多說幾句，看他怎麼著？好在子騫遠在山東，不能做他的護符。」

小憐立起啐了一口道：「我聞得大姐夫來此，又許久不見，好意出來陪他。你不見我的情，反仗著有了幫手，任意的欺負我。回來俟大姐夫去了，再同你說話。想你們心腹話還沒說著，我何苦夾七夾八的與人家混鬧。我走開去，省得你們討厭。若再坐半會兒，還要齊心打我呢！」說罷，笑著一逕去了。伯青笑道：「愛卿近來口角頗為尖利，人材又出落得齊整，絕不似三五年前的愛卿，出言腴腆猶有稚之氣。可謂：三日不見，便當刮目相看。」慧珠道：「這妮子學得伶俐俐齒，不減於柔雲二妹。我只怕他要促壽。」

話猶未了，二娘亦進來給伯青請安，略談了片刻退出。慧珠起身邀伯青房內坐，王氏又叫人送進茶果來，說：「請祝少老爺不用忙著回去，我家奶奶已預備下晚酒來了。若祝少老爺執意不肯，叫大姑娘一定留著。」伯青道：「又要他操心，我擾就是了，切不可費事。你們先代我道謝聲。」伯青即與慧珠在一張小幾上對坐，吃著茶果閒談著。

伯青頓然長吁道：「我生平最怕拘束，自得此微名入京供職，冠裳宴會都拘束夠了。雖說有在田、者香等人時時過往，終覺日處名利之場，都不自在。如今請准回籍養親，才遂我志願。從此遊山玩水，嘯月吟風，任我狂狂，可以將這數年沾染的名利場中習氣，洗刷一盡。縱能拜相封侯易如反掌，我立誓再不出仕。況前次劉、祝等人極力與我為難，雖然得失有定，我不失其為我，總之榮辱都由名利上生出來的。目下我解組歸來，作世外之閒人，不求名利自無榮辱。」

慧珠微笑道：「你這句話卻說錯了，凡名士風流大半由官而隱，見幾多布衣可以成名？即如唐時之李青蓮，杜工部等人，苟非一官，竊恐亦不能李杜並稱，千古不朽。不見古今來淪落草莽中者，未必無經濟之才、傳世之學，惜不知其人即不著其名與其學問。所以我前番再三勸你求名，亦為其故。況有父母在堂，尤當揚名顯親以慰父母之望，並非我胸存俗見，以得失為榮辱。若今日呈請養親，歸來得堂皇正大，從此你出仕也可，不出仕也可，我也再不勸你了。果如此說，則小儒等人豈非俗物，以戀戀一官為榮？不知慕聲華者，即趨聲華志淡泊者，即甘淡泊，各適其志而已。」

伯青聽了不住的點頭稱是，拍桌大聲道：「不枉我與畹秀相識一場，你真乃我之同心知己。大凡我心內的志向，未出其口，你即婉轉為我達出，卻如其分。雖然小儒、在田、者香等人與我亦是形骸不隔的朋友，又能志同道合，無如十有一二之處每每相背，謂之知己則可，若謂之同心知己，則舍你而外竟無人矣。」又閉目搖頭道：「你我三生有緣，朝夕相處，我何幸焉，我何幸也！」

正說間，見使婢等送進酒菜，在當中擺了一席，又去請了小憐過來同坐，三人傳杯痛飲。小憐問及漢槎任上光景，伯青道：「不過山東地方較之江南清苦些兒，子騫久處下來也可慣了，大約明春要來接家眷的。」

慧珠道：「小儒他們都在江浙，相隔不遠，偏生子騫放在山東那苦僻地方，亦算他運氣不好。」伯青道：「他是司道大員，不拘在那一省分。山東任滿了可以放到浙皖等省來，將來小儒他們亦可到山東去，甚至放到雲貴邊境地界，都料不定。不比府縣等官，放在那一省即終老此省，若要改省卻大費周折。」三人談談說說，早已初更時分。席散，又坐了半晌，伯青方作別回府。自是三五日到慧珠家一走，來時必由清早至夜，盡歡而散。慧珠的身體漸漸也大好了。

且說小儒自從伯青回來，辦公之暇即躊躇著在田、者香托他撮合伯青、畹秀的終身一事，「其餘不難，只慮見了祝公應如何說項，可無推卻。倘祝老親古執不允，必須再用什麼變通方法去兜攏他？如久久不去說明此事，不獨伯、畹兩人背地怨我不肯盡力，我自家亦太覺慚愧無能了。我也辦過多少疑難人事，難道這些許兒女婚姻小故，反一籌莫展，畏縮不前麼？好歹我明日面見祝老去說一聲，允與不允再作計較。想他只生了伯青一人，平時又極其鍾愛，都不能十分拒絕我。祝老此時不敢依允，是怕的江家說話。我看江丙謙也是世務中人，斷不能硬阻女婿納妾，說那一相情願的話」。立定主見，次早即傳話外面伺候，拜會祝老大人。

到了祝府，投進名帖。少停開了中門，轎子請入中堂。祝頌三一直接至階下，小儒忙出轎搶步請安。賓主挽手上堂，見禮入座，各敘了幾句套辭。小儒即欠身道：「小姪擅造尊潭並非無故，有一件小事過來商量，要望年伯賞臉俯允。」目下因小儒與伯青會榜同年，所以小儒改口稱祝公為年伯。祝公連稱不敢道：「大老祖言重了，有事但請明白吩咐，治生可行之事，斷不敢違命。」

小儒道：「說來小姪忒也抱愧，想年伯自家人，定能寬恕。伯青年兄素昔偶儻不羈，久在年伯洞鑿。即如前歲與祝道生爭衡，為那聶家女子，後來年伯亦深知其細。所以伯青年兄眷眷於此女者，其才貌兼佳固不待言，而其家世亦非下賤。其父名泰森，蘇州人，向開生藥舖，中年積蓄得若干，遂入京報捐巡檢，又選得了廣東河泊所第一個好缺。無奈未久即病故任所，其母帶著他姊妹二人，盤桓回蘇。因家無男丁，資財日耗，母女三人即來南京投奔親戚，惜又未遇，故流落此地。萬不得已，始作此勾當。其姊妹二人立志守身，權作倚門賣笑為養母之計，將來意欲擇一可托之人許以終身，迎母同往。其妹洛珠，現隨者香作側室，前次者香由浙江差竣回京之日，已攜其妹入都。而其姊乃屬，意伯青年兄，兩情已洽，誓不他適。非是小姪代伯青年兄飾詞以欺年伯，亦因憫其家世，重其守身，欲拔其女於風塵苦海中，並不因愛好上起見。即日前小姪在南京時，也嘗至其家，深知其女志尚可嘉，非他泛泛娼妓可比。苟不如是，年伯明見，小姪縱不才，忝守三省之地，豈屑為一娼妓立辭。」說罷，又出位深深打了一躬道：「諸事尚祈年伯原諒，並恕小姪冒昧之罪。」祝公連忙起身答禮，復請小儒入座，即捻須長歎道：「寒舍由高祖以下，自今五世，皆書香繼紹。上荷國恩，下叨祖德，無不出仕。自幼束髮受教時，即開陳大義，首務忠君孝親，其次奉法立身，一切非禮，皆當恪守。幸世世相承，從無擅改。小兒登雲雖生小有才，所作半越規矩，忘了祖宗家訓，每以風流儻白命不凡。治生亦曾痛加捶撻過幾次，一猶以為童性所致，稍長當明大義，即知己前之非。孰料愈趨愈下，前歲與祝道生為一姪女相爭，連功名性命都付之度外，那祖宗成法更不足念，鬧得身敗名劣，合省皆知。雖蒙國恩深重，復其官職，竊恐前此之瑕終身難濯，治生至今言之尚津津汗下。治生不幸，生此不肖畜生，將來死後有何面目見我祖宗？『教子無方』此四字難逃其責。若論治生屢次姑容，亦因他年弱冠以外，當存其體面，庶幾自愧，一洗積習。不意今日仍蹈前愆，公然欲娶此女來家，外人固議論這畜生前番棄名背訓，不過因一姪女，亦要責治生縱子不仁，難為人父。況由高祖至今，從未娶過青樓入門，今一旦改背祖訓，治生已年過花甲的人，難不成為這畜生受那狼敗的聲名麼？而且媳婦新娶才及數年，又非不育，可知納妾一節，更屬不合。既然此女願嫁這畜生，他亦有心於此女，定然盟渝白首永無更改。據大老祖所言，他們並非為好愛上起見，斷不爭乎遲早，何妨姑待幾年，倘媳婦不能生育，畜生又應當納妾之年，那時即娶此女為妾，治生再無話說。非是治生有意欺方大老祖之命，此等違背祖宗之事，治生寧可負罪於大老祖前，絕難從教，千祈勿怪。大老祖誠懇是尚，治生久經欽佩。遙想大老祖深贊此女，定見不錯廣無如治生有此一節苦衷，適已申明，諒可恕治生偏執之咎。」

小儒來時是一團高興，縱然祝公不允，尚可婉轉說合。不料祝公侃侃以大義為辭，不獨痛罵伯青不肖，背了祖宗遺訓，連自己都暗暗責備在內，不禁滿面慚沮，坐立不安，遂訕訕的起身作辭。祝公亦不相留，送出堂階，見小儒上了轎，方回身入後，細細告訴祝老夫人。又深惱小儒這些不經的話，也不應對我說，越想越氣。適值伯青上來請安，祝公見了他不由火發，喝道：「你這玷辱宗祖的畜生，你自作自受，被人議說卻也罷了，又帶累我擔不能教子之名。從此我也不願見你這種不肖畜生，以後不許到後堂來，還不快滾出去。」伯青摸不著頭腦，嚇得唯唯答應，急忙退出。祝公猶自拍桌大罵，多虧祝老夫人再三勸解方止。

伯青回到外書房坐下，呆呆的細想，何故觸怒父親如此氣惱？有生以來還未曾受過今日這場喝罵，即將祝公貼身服侍的小童暗地叫出細問，方知小儒來見父親，欲說合晚秀的事，是以父親遷怒於我不肖。心內暗暗作急道：「不好了，今日父親既明知此事，執意不行，連小儒乃父親平日極相信的都怒怪在內，尚有何人敢向父親前提及，豈非我與晚秀今生今世再不能聚合了？況又因此傷了父母之心，更非人子道理。」急得五內如焚，倒在榻上，紛紛淚下不已。晚飯也沒有吃，待至初更，悄悄偷回自己房內，又被素馨小姐明諷暗諫的數說了一番，分外羞愧無地自容，不言不語衣睡倒。

次日，又不敢去見祝公，只得推病在房。一連數日不出，素馨小姐生恐丈夫急出別故，背地去稟明祝老夫人，請了醫家來診視雲；是肝鬱衝動心火，刻雖未發，怕的久則悶病倒費治，當開了一帖平肝清心的藥。素馨又多方婉款勸諭，伯青本來無甚大病，服了兩帖藥自然痊可。

單說小儒回轉衙門，怏怏不樂，既未聯合伯、晚的終身，又無享受了祝老一頓愜氣，真正是那裡說起。好在我已盡力做到，伯晚兩人也難見怪，即是在田，香前我亦有辭可對。他們，只好去怨祝老古板不近人情，卻怪不到我身上。

過了一日，雙福回來說小鳳已送到蘇撫衙門。「雲大人甚為歡喜，先著家人回來道謝，隨後還有信至。次日即收了玉梅姑娘作大小姐，並請酒通知各家親族，又唱了兩天戲，大為熱鬧。說二老爺聯姻一節，悉聽老爺主裁，就是明年春闈後再議。後來又說到轟家的話，請老爺趕緊去與祝老大人商量，都宜盡力調停作成其事，不可忘卻」。小儒冷笑道：「還提他什麼呢！我再不能拚付老臉去碰祝老兒釘子，只好由他罷。該數他們是婚姻，日後都有成局。我決意不管這事了。」你可去對王氏如此如此的說，「叫他不要與慧珠知道，怕的他急出意外支節，緩緩的另尋別樣方法罷。目下熱上趕熱，話又說老了，卻不好辦」。雙福答應退出。來到轟家，將王氏喚至一旁，告訴他祝家不允的話。「我家老爺囑咐你，不用給你大姑娘曉得，要緊」。

王氏聽了憂形於色，嗒氣道：「雙二太爺，你還不知道我家這個寶貨，只有祝少爺在心內，自從祝少爺進京，他終日非睡即哭，病不脫身。好容易如今祝少爺回來，才見他有了笑容。這幾時祝少爺常來與他談談說說，連臉上肌膚都好看些。若聽了這個信息，他的性子又烈，還了得麼！只怕命都不要了。好雙二太爺，請你回去代我求求你家火人，還要設個方法說合此事，當可憐我女兒的性命。俗語：救人須救徹。保佑你家大人世世公侯不絕罷！我女兒若有點長短，這條老命也是沒有的。」雙福點頭應允，作別回衙銷差。

王氏送出雙福，回到房內呆想，頓添了一肚子的愁煩。晚間悄悄請了二娘過來，與他商酌，又諄囑女婢使役人等，「不可走露半點風聲與大姑娘知覺，這件事不是當要的，有幾條性命在裡頭呢！」

不言王氏與二娘在房內私相議論，相巧慧珠吃過夜飯覺得胸口有些飽悶，即到院落內走動走動。仰頭看見天上一輪明月，光輝四射。又記掛起伯青近日何以不來，屈指有七八日了。心內思思慮慮不覺順步走出耳門，從王氏窗外走過，猛聽得裡面唧唧噥噥的說話，側耳細聽原來母親與二娘談心。想道：「母親平日吃過飯即要睡下的，今日出了什麼大事；這時候尚與二娘談說，其中必有蹊蹺。」站定腳步，屏氣靜聽，只聞二娘歎了聲道：「這是那裡說起，偏偏好事多磨，又生出支節。可恨祝老頭兒為何這般古怪，一點世情不通，難道與自己養的兒子別氣不成？殊不知我家那人知道，固要急煞；你家那公郎若曉得其事不成，也要急出個三長兩短，據聞目下已生起病來。」王氏道：「他那一班姊妹們，都不似他的終身如此扭難，偏又他的性情古執，說到那裡即要做到那裡，若是別人還望可以通融，他是不能的。而今只盼陳人人設法挽回，這一著兒如再不成，亦是前生注定的劫數，卻也沒法。」

慧珠句句聽得明白，分明說的是我與伯青之事，小儒已與祝老言過，未能應允。又說伯青有病，可見祝老不但不允，還不知說出多少難聽的話。又不知祝老怕他兒子仍戀著我家，竟不許他出門，不然伯青也不至急出病來。想到此處，那心內好似澆下若干油兒醋兒，一時兩眼昏沉，目前金蠅亂撞，天旋地轉起來。趕著轉身回房，才進了房門，不禁失聲「哎喲」，一口血直冒出來，眼前一黑，一交栽倒。嚇得房內伺候的使婢，飛風跑過扶起慧珠，連問怎樣？問了數聲，全然不應。眾婢這一嚇非同小可，七手八腳的抬起慧珠，放平在牀上，圍著喊叫。又忙忙的分頭去一面告訴王氏與二娘知道，一面去送信小憐。未知慧珠可能甦醒過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